

社會主義史

一千九百二十年

十月出版

洋裝

定價大洋壹元

原著者 克卡 樸

增訂者 關 司

翻譯者 李 季

發印 行刷 者及 新 青 年 社

# 社會主義史序

我們中國本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學說；如論語記孔子說：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；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；和無寡；安無傾。遠人不服；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就是對內主均貧富，對外不取黷武主義與殖民政策。禮運記孔子說：「人不獨親其親；不獨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終；壯有所用；幼有所長；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；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」就是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的意義；且含有男人平等主義。孟子記許行說：「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饗殮而治。」就是「汎勞動」主義。

中國又本有一種社會政策。周禮「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」。遂人辨其野之土，上地，中地，下地，以殖田里。孟子說「鄉田同井；出入相友；守望相助；疾病相扶持」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。漢書食貨志：「民年二十受田；六十歸田。七十以

以，上所養也。十歲以下，上所長也。十一以上，上所彊也。」  
 「女修蠶織」。春令民畢出在野；冬則畢入於邑。……入者必持薪樵，輕重相分，斑白不提挈。冬民既入，婦人同巷相從，夜績女工。……必相從者，所以省費燎火，同巧拙而合習俗也」。雖是偏着農業一方面，但不能不認爲社會政策的一種。後來宋儒常常想恢復井田，但總沒有什麼機會。

西洋的社會主義，二十年前，纔輸入中國。一方面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入的，譯有「近世社會主義」等書。一方面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入的，載在新世紀日刊上。後來有民聲週刊，簡單的介紹一點。俄國多數派政府成立以後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，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。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，一切經過的情形，敘述出來的，還沒有。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關司所增訂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，可以算是最適用的書了。

克氏此書成於一八九二年，於社會主義的學說，敘述得頗詳。但是社會主義派最近的

運動，自然有遺漏的。經關司於一九一三年增訂一回，加入的不少。雖然大戰以後，俄國新政府前設施，國際聯盟條約中勞工規約的討議，各國同盟罷工的勃起，礦山鐵道國有問題的要求，這些重大事變還沒有包在裏面。但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實，很可以資考證了。

克氏關氏，都是英國人，自然是穩健派。所以對於以前的社會主義，很有消極的批評。又如辯護家庭；辯護宗教；辯護中央與地方政府；甚且辯護英國的殖民政策；讀的人一定有嫌他們不徹底的。但是他們所敘述的給我們的教訓，已經很多。

在這部書裏面說：「現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，都承認歷史——經濟的歷史在內——是許多有次序的現象之連續體，凡在連續綫內的各種情形，都有種種特別的事實和傾向標明出來。」。「一個時代的失敗，常指出以後一個時代中成功的道路」。「我們討論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，不獨當以歷史和人類為準則，還須特別參考現在流行的各種勢力——工業的，政治的，社會的，和道德的勢力」。狠可以合我們猛省，知要實行這種主義，必要有各種的研究

。不是隨便拈出幾句話頭，鼓吹鼓吹，就有希望的。

他說：「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工界像比國的工界一樣，受那種難以名狀的痛苦。從前比國工人毫無知識，作工的時間極長，工價極廉，他們既沒有政治上的權利，又沒有一點組織，所以常被壓制」。這不是我們工界的时间縮影麼？但是「最近幾十年來，比國社會主義運動以組織堅固和包羅宏富兩點著名」。『從英國採入他的協作和自助；從德國採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則；從法國採入種種理想上的傾向』。他的特點是「他的協作的大組織」。『比國的協作社會已經使比國的工黨根深蒂固，在世界各國中，除德意志外，沒有能和他比較的』。這不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方法麼？

他敘工團主義的起源，說：「法國人發生三種觀念：一，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得不到救助；二，國會是一羣自謀私利的空談家，他們只要有官做，或有賄得，他們就會犧牲他們向來的主義；三，中央政府是一個仇敵」。因而工團主義的觀念：「一，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，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組織團體；二，要制勝資本公司，不在乎公衆所組織之政治性質的

團體，而在乎工界所組織之工業性質的團體；三，工人第一是一個作工的人，如做礦工，工程師，成製棉工人，第二才做一個國民」。「工團主義是純粹工界的產物。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；他是由許多不著名的人之種種意見相合而成的；他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」。

我們中國無論什麼組織，總是有政客想利用他；那法國的工團主義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麼？

他說：「人類發展之中，有兩種要素：就是腦力的發達和合羣原則的發達」。又說「從現時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，……一定是漸進的，必先做一番預備功夫，使大多數人民的知識，道德，習慣，和組織都合於一種更高的社會經濟的生活」。這就是工人教育問題。

第一是學者的加入；如「美國各大學校學生中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，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在德國各大學得過學位的。當一九一〇年，各校社會主義社有十支社，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五

十二支社」。又如英國「費邊會在各地方組織支部……在牛津大學，劍橋大學，和別的大學裏面，都有支部。……近來聯合成一個大學社會主義同盟會」。第二是特別的教育；

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有教育委員會，「當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時候，對於經濟學，歷史

，文學，美術，社會主義，哲學，協作運動，工聯主義，政治學，和各種專門學科，共講演三千五百次。此外，還公開無數的音樂會，歡迎會，和演戲等」。「又有一種活動影戲，也是用作傳播社會主義之用的」。「柏林有一個社會主義學校。在這個學校裏面，每年有三十一個當選的年齡不同之男子和婦女，教授普通史；社會史；憲法史；政治經濟學；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學說；社會和工業的法律；演說術；和作文法；新聞事業；和別的學科」。「設一個婦女部；……預備各種小冊子和別種印刷品在婦女中分發」。「設法使青年和社會主義相接觸，組織六百五十個地方委員會，專辦這一類的事務。還辦一種特別的新聞紙，名為勞動少年。在二百七十四處地方設有少年圖書館。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舉行演講會四千五百次；開音樂會和歡迎會二千四百零五次；舉行旅行會，博物院參觀會等等共一萬四千三百次。他又刊佈小冊子八十二萬五千份，分發國內各青年」。這不是我們應當效法的麼？

我讀了這部譯稿，發生許多感想。特將重要一點的寫出來，表示我介紹此書的誠意。

中華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蔡元培。

社會主義史 蔡序

七



# 社會主義史序

我國自「五四」運動以來，新思潮震盪全國，真有「一日千里」之勢。近一年來新出版的報章雜誌有好幾百種，都競談世界各文明國的新學說，而社會主義尤為談論的焦點，並且很受社會上的歡迎。

但是我們要討論一種學說，對於他必先具一種有統系的知識，才能夠判斷他的好歹，決定他是否可以實行。社會主義運動在歐，澳，美各洲非當發達，而派別亦復甚多；我們對於這種運動要想具一種有統系的知識，須先從歷史下手。我譯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的目的，就在這一點上。

克卡樸是英國一個有名的學者；他這部書紀載世界重要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源流和派別，既很詳細，又很扼要。但是這部書從出版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十年了，故近來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事實，都付「闕如」。一千九百十三年英國著名的社會主義家關司應發行人的請

求，將克氏原本中關於解釋社會主義的節段，刪去許多；又將近來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事實，撮要編入，至一千九百十三年爲止，較原書約增加八分之一。此書既出於兩個名人之手；遂成爲一部極完全和極有價值的書；讀者諸君細玩一遍，對於各國蓬蓬勃勃的社會主義運動，當能「瞭如指掌」。

當我譯這部書的時候，蒙蔡子民先生代譯好些德法文書報名，胡適之先生指示疑難之處，張申府先生改正各專名詞的譯音，我對於三先生是很感謝的。我於三個月之內，譯完此書，下筆時雖力求不失原文的本意，然以時間短促，因疏忽而陷於錯誤之處，在所難免；國內學者如肯加以指導，使再版時得重行改正，那是我所最希望的。

中華民國九年七月一日李季。

# 社會主義史序

克卡樸著了這部社會主義史，在他將死之前，正值第四次出版，他在第四版的序中會說，他這部書有兩種目的：第一就是將歷史的社會主義中各主要的方面標明出來，第二就是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作一種概括的批評和解釋。

我因為應發行人的請求，遂擔任訂正這部書的第五版，據我的意見，書中注重第二種目的之章節，大可以刪去許多，也沒有什麼妨礙。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克卡樸初次刊佈這部書的時候，所有解釋社會主義的英文著作，可以供專門學者研究的資料的，實在不可多得。到了現在，各重要的社會主義者所著的書籍，非常之多，如國會議長納塞馬克但那 (C. Ramsay Mac Donald, M.P.) 和國會議員司諾頓 (Philip Snowden, M.P.) 都有好些著作行世，衛布 (Sidney Webb) · 蕭伯納 (Bernard Shaw) · 布拉哲佛 (Robert Blatchford)，和許多別的人所刊布的小冊子，定期出版物，和新聞報紙等等，不知道有多少，他們這些人的著作，解

釋社會主義，都是很有價值的。

現在既有了好些有價值的社會主義的出版物，所以我將克氏解釋社會主義的章節大加裁剪了。

據歷史的眼光看起來，這部書以前幾版對於英國社會主義似乎是說得過於簡略，因為英國社會主義對於英國一般讀者，大概是最饒興味的。克卡樸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學者，但是他對於英國社會主義運動，沒有親自參加，所以我不能不猜他的心中，以為無論什麼事，如果在一個設備很完全的圖書館的書籍中沒有敘述出來，就是不重要的。我這句話無論說得對不對，總之，他這部歷史記載近世英國社會主義過於簡略，我現已將這一部分大加擴充了。

本書這一次出版，起首九章在實際上是沒有改變的。我既沒有這種學識，能夠訂正克卡樸初期社會主義者的歷史，和近世社會主義運動起首的幾期，我也沒有這種能力，能夠這樣去做。第十章（俄羅斯革命）和第十一章（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）中關於早前歷史上

的事實，大概是從本書前版中撮出來的，而後來的事實是新加入的，又這兩章的全部都是重新編訂一次的。第十四章（各國社會主義的進步），第十三章（近世國際工協人會）和第十四章（英國社會主義派）差不多完全是新加入的。第十五章（社會主義通論）和第十六章（結論）多由前版第六章中各部分相合而來的，不過經過編輯者一番選擇，重新編訂罷了。這種增補訂正的結果，恐怕大家不十分滿意，但是將本書照前版一樣完全印出來，或是將這一版重印的許多有價值的節段完全刪去，似乎都不大妥當。

克卡樸的為人是很富於興味的，他的品性時常流露於全書各節段中；然讀者看到這些地方，對於克氏的生平必願意更多知道一點。

克卡樸是奧坦不林（Northumbria）一個牧羊的人之子，他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出生於吳列（Wooler）附近的地方，但是當他八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移居於附近開爾索（Kilso）的關克葉左（Kirk Yetholm），此處離英格蘭界雖不過一二英里，然却在屬於蘇格蘭的契味阿特（Theiot）山間；所以克卡樸完全是在蘇格蘭的風俗習慣之中教養出來的。當克氏幼時，

他自己在契味阿特牧場中教羊，然他那種出衆的才能，即刻就使他得到好些別的機會了。

他起初在一個鄉村學校中當教員，一面教書，一面又讀書，後來他入了壹丁堡大學 (Edinburgh University)，他在校中很負盛名，旋取得碩士的學位，並且得到一種游歷津貼費，因此他便能夠在哥庭堅 (Göttingen)，柏林，波賓根 (Bonn)，圖賓根 (Tübingen)，尼李洼 (Geneva) 和巴黎 (Paris) 等處繼續研究學問。到了後來，他在蘇格蘭一個長老派教會中學習牧師的職務，但是他旋又捨棄做牧師的觀念，和兼柏司 (W. and R. Chambers) 書局中人相結納，他後來遂當這個書局的教育顧問，一連好幾年，當時兼柏司書局發行好些很有價值的教科書。

一千八百八十三年，克氏從壹丁堡移居倫敦，他從此以後，就在倫敦或倫敦附近的地方度他的歲月。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，他和衛格塘協 (W. G. W. Shill) 一個寡婦結婚，這位婦人本已經有了兩個女兒，不過一個女兒死去了，還有一個女兒就是司提德 (Mr. W. T. Stead) 長子顯理司提德 (Mr. Henry Stead) 的妻子。克氏住在倫敦的時候，他和兼柏司書

局的關係很密切，歷時也很久。他又投稿於大英百科全書 (*Encyclopaedia Britannica*) 和別的百科全書，他有時又替各報館作文。社會主義研究 (*An Inquiry into Socialism*) 是浪曼司書局 (*Longmans*) 發行的，一千八百八十七年，一千八百八十八年，和一千九百零七年各出版一次，社會主義史 (*The History of Socialism*) 是布來克書局 (*Black*) 發行的，一千八百九十二年，一千九百年，一千九百零六年，和一千九百零九年各出版一次，和社會主義初步 (*Primer of Socialism*) 也是布來克書局 發行的，一千九百零八年，和一千九百十年各出版一次，三部書都是他著的。到了一千九百十年，他的母校壹丁堡大學 特授他一個文學博士的名譽學位。

克卡樸 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很爲人所欽佩，荷蘭著名的經濟學家 關亞孫博士 (*Dr. Thron*) 曾說，克卡樸的社會主義研究 一書是很有價值的，不過著作者尙不爲人所知道罷了。克氏 完全是一個學者，他的生活是一種隱居的生活，然他却很喜歡與同志的人和往來，很高興討論各種重大的問題，而雜以誠懇和謙恭的談話。他對於普通社會是不甚關心的，然他